

旅次

散文佳作 謝璧如

謝璧如
民國五十三年四月十三日生
現職／
學生

浮出地下道，我稍稍吸口氣：

1

如往常一般，早晨八點四十五分出現在磚紅大廈前，車牌密林中。大廈是附近最不可逼視的巨人，脚下長年踩着狂風。我緊拉衣領，逃至洞口，一定是車兒們的交響曲，怒吼、哀嚎、悲鳴、嗚咽、啜泣、慘笑。我本能地戴上耳機——貝多芬第六號「田園」，讓他們去搏鬥吧！都市與田園。我這個逃避者。其實在一場慘烈的戰爭中，真正的俘虜或許是那袖手旁觀者？我將旋紐調高，讓自己逃得更遠。

靜坐室內，隆隆聲波流盪耳膜，是「惠而浦」超大型洗衣機正執勤者，又是文明的呢喃！其實單調的節奏往往更引人遐思，而靈感常在這充滿漩渦的音海中飛騰而出。就在那晚，我排遣萬慮，決定再回到那曾令我傷感不已的地方。我想，啓示也許常常潛伏在令人最不忍回首的深處，它靜臥於無日無月的原始叢林，厚溼沈默的青苔下，重重簾葛漫天垂散……我終於鼓足獨身探險的勇氣。

2

我選擇搭火車，因它總伴有一貫而緩緩的旋律，不論慢車或莒光號，儘管價格不同，音響效果卻無甚分別，前者或許高級些。我可以思索些問題。

上回到宜蘭是搭汽車，就是那種一路狂置的中興號。多久了？總有兩三年吧。坐定之後，才發覺海卻在另一邊，而我們是靠山的。他略帶吃驚地說：「啊！海在那邊才對！」我頗懊惱地埋怨。半晌，傳來他低沈的回答：「不在乎不能看到海。」隨即閉目假寐。而我硬是掙扎著，極目遠眺，因為雲層低，海被壓得灰沈沈的，驚濤碎岸，不見遊人。我們的坐騎渾身解數地吼著，浪一拍拍打來，我沈沈睡去。這時，浩浩風雨終於傾山而瀉。

穿過頭城山洞，海從這兒開始。龜山島匍匐依然，不論從哪個角度望去，它都像極了一隻自開天以來已爬過千秋的大龜。第一次認識龜山島是在初中畢業旅行時，倚著花運輪的欄杆，我一上一下，一下一上，大龜也徐徐浮沈。那天的風浪也大。

看錶，大概還有一個鐘頭會到宜蘭。頭城過後是礁溪，礁溪過後便是了。

天色分外明朗，微雲掠過，海向天邊藍了過去，我默默想著：龜山島更年輕了。那是數年前讀過的一段文字：一位日本詩人望著大雄寶殿裡莊嚴的大佛，自言自語：「當我年輕時，我來看佛，覺得佛比我蒼老。如今我再回來，終於了解——原來佛是那麼年輕，而我才是遲暮的老人。」那是在他歷盡人生難堪後：我不禁自問起：「這也是祈禱嗎？」龜山島漸行漸遠。

細碎的浪花任性地拋擲著遊客們的笑語，他們彈唱、拍照、垂釣，海兀自地藍著。我似乎有些厭倦——對於看海。

3

我將肩上的小背袋拉緊些。今天是收假日，許多離鄉求學就業的年輕人，會趕搭今晚「往台北」的火車，他們互相推擠著上車，唯恐落伍。而我，似乎是背向而馳。目光緩緩搜尋著，哪一班車是方才陪我來的呢？等會兒他會來。

速克達蠻橫地呼嘯、打燈，我略感難堪——為我們恣意蹂躪靜好月夜。我也想聽聽草蟲微吟，看看撲朔流螢。往新城仔伸去的銀白拱橋，綴著兩排橙紅紐扣，忽明忽滅，是這一帶唯一的夜景。我想我們在這一塊塊墨色中，刻意鑿出一長串豔麗光點，是不是真能讓人類活得更幸福呢？夜流蘇輕拂眼窗，睏意徐徐襲來……

那次，我們在大風雨中竄入計程車裡，橋附近成了水鄉，雨刷賣力地工作著，我想起在「麥當勞」永遠明淨的玻璃門後，那些穿著鮮麗制服，頭戴小帽子，手拿「穩潔」奮力擦拭的店員，聽說他們一小時薪資五十元。他與司機交換著宜蘭腔台語，開車的說：「落大雨，生意難做。啥要出門啦！」車子破浪疾馳，每遇坑整，則幾乎困頓膠著。我回頭目送淒風苦雨，似乎比來時更快惚。雨錘重重落下，似欲擊碎車頂，沒有過去，看不清未來，只有現在——一個裹著鐵皮，熱氣交流的小空間。於是我加入了他們的對話。

從帝君廟左轉，熄火在三合院前。門掩人靜，此時不過七點光景。久違的紡織娘猶然熱情高歌，當然，那不再是三年前的歌手。

我決心早起，其實公雞已啼過幾回。樓下有些聲響，想是他父母已從果園歸來。聽說今年蓮霧沒結果，大概是摘芭樂去吧。門口，他阿爸立著，仰望天空，像普通農人平常地說：「下晡會落雨。」看老天爺的臉色是他們的需要與習慣。不過，大晴天也好，陰雨天也好，他們的語調總是這麼平平地、淡淡地。一首吳晟的詩被哼成了歌，悠遠的南胡聲裡傳來：

古早的古早的古早以前

吾鄉的人們

就開始懂得向上仰望

吾鄉的天空

傳說就是一片

無所謂的陰天和

無所謂的藍天

我說想出去走走，他阿爸微微領首答：「好，四處走走看看。」我也仰首，果然雲迫山頭，陽光頗燦爛。我想，在人們接觸過密的地方，總滋生層層所謂「禮貌」的蛛網，大家有意無意地互相吞吐著。都市的主人會殷殷勸我：「你對這附近不熟，還是等人陪你去吧。」扯不下身上的細絲，我客氣地留在屋裡，或「等」人「陪」我出去，雖然我多麼希望這清晨全為我獨享。我感激地看他阿爸一眼，緩緩踱步而出。

雞兒們散落在道中路旁，或奮翼引吭，或刨土啄食，小雞們亦步步趨在母雞跟後。我的出現，自然引起若干騷動，但相信不一會兒就會平息了。果然，當我拐出路口，回首輕瞥，只見日頭斜映紅瓦，苔痕點點。

我認得這條路。那年，我們一路踢著地上的小石子走過。他說：「鄉村民風淳樸，連牽手都會引人側目。」於是，我的手背在裙後，他則將手鎖在褲袋裡。

關帝廟旁的小路是我要走的。看看天空，對照手錶，七點鐘了，但我還有充裕的時間。這一帶普遍是柳丁園，蓮霧在另一頭。我曾在闊葉的蓮霧樹下隨手摘食那飽足一季雨露的甘美。聽說今年蓮霧沒結果。

路的寬窄恰適一人獨行，當然也並非如此嚴格。柳丁樹的葉子是深綠色，一叢叢圓了過去，直滑到山脚。山也是深綠色。如果這時是柳丁花開季節，我將看到柔細的小白花，無心地散著淡香。花不必為我綻歡顏，我亦無需尋花來。所謂「澗戶寂無人，紛紛開且落。」的確令人神往。我感覺自己的脚步減緩著，不自覺又抬手看錶，但卻視而不見，還是將它丟入口袋裡吧。我們的生命隨時被那一道刻度一塊塊地肢解。一年。一月。一日。一小時。一分鐘。一秒鐘。一直到闔目長眠。什麼是「山中無甲子，寒盡不知年」呢？我微微吟起：

有一條河水叫忘川，

喝了那川水，就忘了一切。

有一條河水叫記川，

喝了那川水又記起一切。

忘了一切，

又記起一切。

這條路有多長，我不復記得。此時，日頭曬得渾身發暖。他曾滿足地說：「就像蓋棉被一般。」當我們狼狽地逃出冷氣十足的博物館，舒懶地倚在潑滿陽光的蒼白石柱旁。如果我長擁回憶的棉被……

嘎嘎兩聲，一陣沈默。果然，一隻身披烏青晚禮服的大鳥，傲踞於不遠的電線上，我猜是烏秋。看他從容來去，意之所趨，鼓翼隨之，偶然清唱兩句。這附近也無他鳥，或許多藏於樹叢裡。那年秋天，柿子收成得差不多，留了幾顆在樹上，竟自己轉紅了，像耶誕樹上的掛飾，甚為可愛。他說小時候常和弟弟折芭樂枝做彈弓，伺鳥而彈之，他說那是不得已的，鳥太多，與人爭食。稀疏的紅柿，或被啄了幾口，或殘缺大半，妙的是有果形完好而內容空洞者，俏皮地垂掛樹梢。他說：「這些是農人特意留給鳥吃的。」我默默唸著：「大地藏無盡，勤勞資有生。」

由緩緩移近的山形，我推算自己大概已走了一個多小時了。左手矮叢中央，有人獨立，面山解手。我進退維谷，尷尬，恐懼，都市人的本能攫住我的胸口，陽光在雲影裡魑魅起舞……我低頭撿塊大石，緊握手中。那人完事後，拿起農具向柳丁園悠游而去。迎面時，見他神態自若，那是張黧黑粗糙的臉，而那雙眼，使我想起通宵牧場上嚼著青草，全身大塊大塊黑白相間的乳牛。目送他隱入樹叢的背影，手裡粘溼的大石板然墜落。

山邊濃雲壓境，這頭猶藍得天真。好久不曾望過一大片天，在台北，天空是被層層高樓切割成不規則形，連中秋也尋不著月影。我在路旁一小片水泥地歇坐，頭頂一傘濃蔭，足涉一溪清流，這是村婦們擣衣聚會的場所。我估計：不久就要接上大馬路了。此時，四下俱寂，一串輕妙旋律自我心底奏起，像是短笛（註1），撥開長久以來我對「幸福」的迷惑——當我漂浮於大都會車海上，拜倒在知識巍巍殿堂前。眼前這一片寧靜與生意，是否訴說了些什麼？生命的必將馳裂早為智者預見，即使憂心，也難抵文明的宿命。老子終於騎青牛出關，而華爾騰湖

主人也不得不背向人類，獨立於海之崖（註2）。二千年前與十九世紀；東方與西方。我繼續向前走……

一輛掛滿一簍簍芭樂的機車徐馳而過，是一對農夫農婦。女的頭戴花布竹笠，無有哀喜之色，神態一般憨厚，大概要到市街出售他們的成果。我看那芭樂翠裡透白，圓潤豐盈，有些還連著含露枝葉，希望能賣個好價錢。柳丁園裡，農人來回修剪餘枝，檢視蟲害。我想也許沒有一種職業比耕種更孤獨了，孤獨並不等於孤單，而是一種狀態。在無言的大地、山林裡，默默耕耘，從開墾到收穫全然是獨立事業。我可以是老閩，也不妨為夥計；每天可能是星期一，也可以是星期天。當然，趕節氣時不算數。在相濡沫以求生的都市裡，我會歎息於自由的消失。但今天社會結構的急劇轉變，又不是我的浪漫哲思所能載覆。但願那幾簍芭樂能換個好價錢。

輕塵微揚，一部空蕩蕩的客運鏘鏘飛過，據說這車是一天六班，天黑了就不開。路口斜立一黃漆斑駁牌子，紅色大字「吾愛吾鄉」，是四健會的標語，鼓勵青年留鄉留農。這個縣約有四十萬人口，留村者多為老弱婦孺。稻田爬向山脚，收穫的氣息迴盪空中。我在路旁一座絲瓜棚旁靜坐，目送稀落來往的車與人。瓜棚下綴滿了碩大的絲瓜，竟有如半顆籃球般大者，下臨潺潺急流，狀甚驚險。若再沿路前行，會遇到一所小學校，名曰「湖山國小」。此校倚蒼山，面綠水，水上偶有白鷺浮掠，野鳧嬉波，村叟垂釣，頗有桃源逸趣。那年，當我們走入校門時，一老婦携幼孫含笑問候說：「老師，你帶學生出來玩啊？」我們相視而笑。事後他解釋說：「在鄉下，哪有女孩子戴眼鏡？除了老師之外。」國中畢業是這裡女子普遍的學歷。

我打算循原路而歸，看看我在這一來一往中有無不同體會。我發覺自己較先前走得急些，一路上也不見人影，只有母雞率領雞雛們打野食。古人云：「萬物靜觀皆自得。」這當下的心境原是不易把握，我微感悵然。

快到家的小溝旁，村婦們聚談並洗自家衣服。我的出現打斷了聲浪，在她們的注目下，我略感不安。不安於我這襲白底碎花薄紗洋裝，不安於我這張「台北來的讀冊人」的面孔。眾目中，有一雙眼略灰白，那是他阿媽的，我在倉惶中擠出一絲笑，這才想起她曾長了眼翳。那次，我倚坐在空豬圈旁，看她從口袋中摸出一張綉紙頭，上面寫了些中藥名稱，並說明在一天中哪些時辰以藥水洗目，方可痊癒，末了且註明當將此秘方傳抄以造福眾人。那字跡略顯歪斜顫抖，或許也是位善心的老人家。

鄉居人少有晏起者，他卻是其中之一。他曾說：「這遠山平蕪如畫，而我，就生活在這圖畫裡。」畫裡的人可平平常常地俯仰視息，即使懶睡也是自然的；而那偶一賞畫的遊客，卻唯恐轉瞬間夜的掠奪，非得清晨踏露而出，緊握寸寸湖山不可。我揣測著我的不告而出是否令他焦慮呢？一杯溫涼的菊花茶遞來，他淺笑說：「回來了？好，喝茶歇息。」我想起那老禪師亦是這般招待遲遲如約的訪客，在一個大雪夜裡，沒有責疑或客套，只有淡淡的茶，淡淡的話。

夜染黑了玻璃，火車規律前進，我側轉望窗。是不是不同的鏡子裡會映出不同的容顏？即使是同一個人。在灯影中，快兮惚兮，惚兮快兮，哪一面鏡是絕對真實呢？窗上的素描終於逐漸融化，這是不夜的台北大都會。車牌翻了身——「往台東」，如果人生的往返也這般容易？

月台上布滿形色匆匆的旅客，我提起行囊，換上一張與他們一模一樣的面孔，一般敏捷的雙足。不待回首，決然縱入人海。

附註

1. 貝多芬第六號交響曲「田園」是由短笛起音。

2. 華爾騰 (Walden) 是十九世紀美國作家梭羅 (Henry David Thoreau) 的作品。彼時工業文明方興於美國，梭羅獨自築小木屋於華爾騰湖畔，為文明與生活沈思、反省及實驗。嘗自云：「我前去森林，是為過自由無拘的生活，為彰顯人生的基本需要，並看看自己能否得教誨，以使得臨死前，發覺自己並沒有白活。」(I went to the woods because I wish to live deliberately, to front only the essential facts of life, and see if I could not learn what it had to teach, and not, when I came to die, discover that I had not lived) 如此二載有餘，終復返人類社會。

在梭羅的另一本書《柯德海岬》(Cape Cod) 中，他下了這樣的結論：「一個男子漢將獨立於彼(柯德海岬)而置全美國於身後。」(A man may stand there [Cape Cod] and put all America behind him) 這是他最忍心的決絕。